



中 外
情 书 集 萃

杜 云 编

中 外 情 书 集 萃

杜 云 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中外情书集萃

杜云编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七一路)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75 280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册

书号: 10138·65 定价: 2.10元

目 录

（中国部分）

鸽儿的通信·····	绿 漪（ 1 ）
飘蕖与旋玻及倚琳的信·····	胡也频（ 10 ）
若瑜的信·····	蒋光慈（ 25 ）
紫君给频浊的信·····	陈学昭（ 32 ）
苦雨凄风·····	梁实秋（ 40 ）
落花曲·····	彭芳草（ 42 ）
残秋·····	林曼青（ 60 ）
情人·····	左千臣（ 63 ）
石榴花·····	杜 衡（ 68 ）
信稿·····	陈福熙（ 70 ）
致情妇·····	周乐山（ 73 ）
雪茵情书·····	曹雪松 吴克茵（ 81 ）
皮克的情书·····	彭家煌（ 93 ）
曼娜·····	杨荫深（ 96 ）
回乡·····	胡云翼（ 104 ）
桃色的衣裳·····	章衣萍（ 106 ）
蕙灵·····	罗皑岚（ 119 ）
昨夜（上）·····	白 薇（ 124 ）
昨夜（下）·····	杨 骚（ 130 ）
误会·····	孙席珍（ 136 ）
风波·····	郑振铎（ 144 ）
轻云·····	赵景深（ 145 ）
玫瑰残了·····	罗 西（ 151 ）

伟大的前程·····	谢冰莹 (163)
雪鸥情书·····	李惟建 黄庐隐 (174)
她是一个弱女子·····	郁达夫 (186)
花之寺·····	凌叔华 (188)
络绮思的问题·····	陈衡哲 (190)
无法投递的邮件·····	落华生 (192)
隔绝·····	沅 君 (194)
残花·····	刘大杰 (204)
素笺·····	陆 晶 清 (210)
拨动了的心弦·····	王 坟 (214)
我是需求者·····	徐苏灵 (226)
初恋情书·····	陈穆如 (233)
爱眉小札·····	徐志摩 (245)
海外寄霓君·····	朱 湘 (253)
凤娟情书·····	冯凤娟 (261)
约伯之泪·····	张资平 (268)

(外国部分)

萧伯纳与爱兰黛丽情书·····	萧伯纳 (279)
致“不朽的爱人”书·····	毕特霍文 (281)
拜伦致基细阿里伯爵夫人书·····	拜 伦 (284)
穆尔克致其未婚妻书·····	穆尔克 (285)
毕士马克致其夫人约翰拿书·····	毕士马克 (293)
阿尔菲利伯爵致息拉一个不知名的女子书·····	阿尔菲利 (295)
普希金致其夫人书·····	普希金 (296)
卡乃尔致詹恩威·尔施书·····	卡乃尔 (299)

狄更斯致其未婚妻书·····	狄更斯 (301)
巴列特致勃朗宁书·····	巴列特 (304)
勃朗宁致巴列特书·····	勃朗宁 (305)
乔治·珊德致穆塞书·····	乔治·珊德 (307)
穆塞致亚默阿尔顿书·····	穆塞 (311)
儒戈致其夫人阿德尔书·····	儒戈 (314)
波列致亨利·黑尔慈书·····	波列 (318)
器俄的情书——寄给未婚妻的信札·····	器俄 (319)
汉纳致其夫人马特希尔德书·····	汉纳 (329)
汉纳致卡密拿·塞尔登书·····	汉纳 (330)
黑维致亚马·息蒙德书·····	黑维 (332)
克列尔致亚曼书·····	克列尔 (334)
斯托姆致博哈书·····	斯托姆 (336)
提阿多·方脱致其夫人亚密利书·····	提阿多·方脱 (337)
尼采致一个荷兰青年女士书·····	尼采 (340)
约恩孙致其夫人卡洛里书·····	约恩孙 (341)
易卜生致亚密利·巴塔芝书·····	易卜生 (343)
莫泊桑致马丽·巴斯奇特塞夫书·····	莫泊桑 (344)
列夫·托尔斯泰致其夫人安娜斯达细亚书 ·····	列夫·托尔斯泰 (347)
塞迦提尼致其夫人书·····	塞迦提尔 (351)
黑柏尔致其夫人格利斯廷书·····	黑柏尔 (352)
福楼拜给尚特比女士的信·····	福楼拜 (354)
茶花女 (节选) ·····	小仲马 (356)
少年维特的烦恼 (节选) ·····	歌德 (371)
施恩呀·····	底弗司伦 (384)

戏谑——色西尔·古达儿致鲁意得·里士塔	
.....色西尔·古达儿	(388)
火——哈乌尔·党布里伦致麦歇·哈乌尔·党布里伦	
.....哈乌尔·党布里伦	(394)
最后的忠告——居友勒致保罗·桑伯郎.....居友勒	(398)

鸽儿的通信

绿 漪

(一)

亲爱的灵崖：

昨天老人转了你的信来，知道你现在已经到了青岛了。这回我虽然因为怕热，不能和你同去旅行，但我的心灵却时刻萦绕在你身边啊！亲爱的人儿，再过三个星期，我们才得相聚吗？我实在不免有些着急啊。

拜祷西风，做人情快些儿临降，好带了这炎夏去，携了我这人儿回。

昨晚我独自坐在凉台上，等候眉儿似的新月上来，但她却老是藏在树叶后，好象怕羞似的，不肯和人相见。有时从树叶的缝里，露出她的半边脸儿，不一时又缩了回去。雨过后，天空里还堆积着一叠叠的湿云，映着月光，深碧里透出淡黄的颜色，这淡黄的光，又映着暗绿的树影儿。加上一层蒙蒙薄雾，万物的轮廓，象润着了水似的，模糊晕了开来，眼前只见一片融和的光影。

到处有月光，天天晚上有我，但这样清新的夜，灵幻的光，更着一缕凄清渺窈的相思，却是我第一次得到的灵感。

栏杆上的蔷薇——经你采撷过的——都萎谢了。但是新长的牵牛，却殷勤地爬上栏杆来，似乎想代替她的位置，她

们龙爪形的叶儿，在微风里摇摇摆摆的，象对我说：

主人呵，莫说我们不如蔷薇花的芬芳，明天朝阳未升露珠已降时，我们将报给你以世间最娇美的微笑。

今晨起来喂小鸡和鸽儿，却被我发现了一件事，我看见白鸪又在那里衔草和细树枝了，他张开有力的翅膀，从屋瓦上飞到地面来，用嘴啄了一根树枝，试一试，似乎不合他的需要，随即抛开了。又啄一枝，又不合适，最后在无花果树根，寻到一根又细又长，看去象很柔软的枝儿，这回他满意了，衔着刷的飞起来到要转弯的地方，停下来顿一顿，一翅飞进屋子，认定了自己的一格笼，飞了上去，很妥贴的将树枝铺在巢里。和站在笼顶上的小乔，——他的爱侣——很亲热的无声谈了几句话，又飞出去继续他的工作。

为了好奇的缘故，我轻轻的走进他们的屋子。拿过一张凳子，垫了脚向笼里看时，呀，有好几位鸽太太在那里做月子了。

玲珑的黑衣娘小心谨慎的伏在那里，见了人还能保持她那安静的态度，不过当我的手伸进巢去摸她的卵时，她似乎很有些着急，一双瞳在鲜红肉圈里的大眼，亮莹莹的对我望着，象在恳求我不要弄碎她的卵。

第四格笼里，孵卵的却是灰瓦，他到底是个男性，脾气刚强，一看见我的头伸到他的笼边，便立刻显出不耐烦的仇视的神气。我的手还没有伸到他的腹下，咕！他嗔叱了一声，同时给我很重的一翅膀，虽然不痛，不提防也被他吓了一跳。

再过半个多月，鸽儿的家族，更加兴旺了，亲爱的人，你回来时当看见这绿阴庭院，点缀着无数翩翩白影。

你的寂寞的碧衿八月二日

(二)

灵岩：

你现在想已由青岛到了天津，见了你的哥哥和嫂嫂了。过几天也许要到北京去游览了。你在长途的旅行中，时刻接触着外界不同的景象，心灵上或者不会感到什么寂寞，然而我这里，却是怎样的孤零啊！

今晨坐在廊里，手里拿了一本书，想凝聚心神去读，然而不知怎样！总按捺不下那驰骛的神思。我的心这时候象一个小轻气球，虽然被一条线儿扯住了，但它总是飘飘荡荡的向上浮着，想得个机会，挣断了线好自由自在的飞向天空里去。

鸽儿吃饱了，都在檐前纷飞着，白鹁仍在那里寻细树枝，忙得一刻也不停，我看了忽然有所感触起来。

你在家时曾将白鹁当了你的象征，把小乔比做我，因为白鹁是只很大的白鸽，而小乔却是带着粉红色的一只小鸽，它们的身量，这样的大小悬殊，配成一对，这是有些奇怪的，我还记得当你发现它们匹配成功时，曾异常欣喜的跑来对我说：

“鸽儿也学起主人来了，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结了婚！”

从此许多鸽儿之中，这一对特别为我们注意，后来白鹁和小乔孵了一对小鸽，你便常常向我讨小鸽儿。

“要小鸽儿，先去预备了巢来。”我说。白鹁替他妻子衔了许多细树枝和草，才有小鸽儿出现呢。

“是的，我一定替你预备一个精美适意的巢。”你欣然的拉着我的手儿说。就在我的手背上轻轻的亲了一下。

真的，亲爱的灵崖，我们到今还没有一个适当的居处

可以叫做我们自己的巢呢。——这个幽旧的庭院，虽然给我们住了一年，然而哪能永久的住着，哪能听凭我们布置自己所要的样儿？

我们终朝忙忙碌碌的研究学问，偷一点工夫便要休息以恢复疲劳的精神，总没有提到室家的话，有一次，亲爱的灵崖，你还依稀记得吗？我们曾谈过这个。

一个清美的萧晨，——离开我们的新婚不过半月之久，——我们由家里走到田陇上，迤迤走入松川，一阵清晓的微风，吹到我们的脸上，凉意沁心，同时树梢头飘飘落下几张黄叶，新秋来了。

残蝉抱着枝儿，唱着无力的恋歌，刚辛苦养过孩子的松鼠，有了居家的经验似的，正在采集过冬的食粮，时时无意间从树枝头打下几颗橡子。

树叶由壮健的绿色变成深黄，象诗人一样，在秋风里耸着肩儿微吟，感慨自己萧条的身世。但乌柏却欣然换上了胭脂似的红衫，预备嫁给秋光，让诗人们欣羨和嫉妒，她们没有心情来管这些了。

我们携着走进林子，溪水漾着笑涡，似乎欢迎我们的双影。这道溪流，本来温柔得象少女般可爱，但不知何时流入深林，她的身体便被囚禁在重叠的浓翠中间。

早晨时她不能更向玫瑰色的朝阳微笑，夜深时不能和娟娟的月儿谈心，她的明澈莹晶的眼波，渐渐变成忧郁的深蓝色。时时凄咽着幽伤的调子，她是如何的沉闷呵！在夏天的时候。

几番秋雨之后，溪水涨了几篙，早凋的梧桐，飞尽了翠叶，黄金色的晓霞，从杈丫树隙里，泻入溪中，激起的波面便泛出彩虹似的光。

现在，水恢复从前的活泼和快乐了，一面急忙的向前走，一面还要和沿途遇见的落叶，枯枝……淘气。

一张小小的红叶儿，听了狡猾的西风劝告，私下离开母枝出来顽玩，走到半路上，风偷偷儿的溜走了，他便一交跌在溪水里。

水是怎样的开心呵，她将那可怜的失路的小红叶儿，推推挤挤的推到一个漩涡里，使他滴滴溜溜的打团转儿，那叶儿向前不得，向后不能，急得几乎哭出来，水笑嘻嘻的将手一松，他才一溜烟的逃走了。

水是这样喜欢捉弄人的，但流到坝塘边，她自己的魔难也来了。你记得么？坝下边不是有许多大石头，阻住水的去路？

水初流到石边时，还是不经意的涎着脸撒娇撒痴的要求石头放行，但石头却象没有耳朵似的，板着冷静的面孔，一点儿不理。于是水开始娇嗔起来了，拚命向石头冲突过去，冲突激烈时，浅碧的衣裳袒开了，露出雪白的胸臂，肺叶收放，吸呼极其急促，露出怒吼的声音来，缕缕银丝头发，四散飞起。

辟辟拍拍，温柔的巴掌，尽打在石头皱纹深陋的颊边，——她真的怒了，不是儿嬉。

谁说石头是始终顽固的呢？巴掌来得狠了，也不得不低头躲避。于是水得安然渡过难关了。

她虽然得胜了，然而弄得异常疲倦，曳了浅碧的衣裳去时，我们还听见她断续的喘息声。

我们到这树林中来，总要到这坝塘边参观水石的争执，一坐总是一两个钟头。

这地方真幽静得可爱呀！你当微笑的对我说，我将来要

在这里造一所房子，和你隐居一辈子。

呀，亲爱的灵崖，这话说过后，又忽忽的将两年了，鸟儿一番番经营他们的巢，我们的巢，到底在那里？

你的碧衿八月二日

(三)

我应当怎样忏悔这两天以来对于你的怨恨呢？我明明知道这两天来没有信，是邮差在弄鬼，或者在路上耽搁了，不是你骗我，教我发急，然而我偏偏要怨恨你，亲爱的人儿，这真是不可解的无理和褊狭呵，我偏偏要怨恨你！

果然，懒惰的邮差，将你应许我的信，同你七月二十九的一张明信片同时送了来，我接着时恨恨的望了他一眼，恨不得说：先生，下回请你多跑趟罢。多跑一趟，你的腿不见得会长，但我便不至于错怪我爱的人儿了。

你的信里说，到天津已经三天，明天便得上北京，还要游北戴河。

北京，是我旧游的地方，自从离开它已经有六年了。虽然我后来又游历了许多地方，见了些世界著名的建筑，然而我总忘不了北京。在我的记忆里，巍峨的凯旋坊影子，没有掩没了壮严苍古的大前门。想起双阙插云的巴黎圣母寺，便立刻联想到天坛。啊！那浑圆天体的象征，给我的印象真是深刻；它，屹立在茫茫旷野里，背后衬托的只是一片单色的蔚蓝天——连白云都没有一朵——寂寥，静穆，到那里引不起你的愉快或悲哀，只教你茫然自失的感觉自己的渺小。到那里想不起种种的人生问题，只教你惊奇着宇宙永久之谜。有时候和人谈起鲁渥儿博物院，我每每要问一句：朋友，你到过北京没有？文华和武英两殿的宝藏真富。——枫丹白露和

威尔塞的离宫真壮丽啊，但同时那淹在金色夕阳中红墙黄瓦的故宫，也涌到我的心头。

听说北京现在不如从前了，灵崖，我很想知道你经历些什么地方，好和我从前所游的印证，但请不要提起它的不幸——我和北京有如相别多年的老友很想知道他一点消息，然而，灵崖，听见地坛几百年的老柏都砍做柴烧了，古皇城的墙都拆下来一块块的卖了，就如听见老友家里遭了灾难，那是如何的惆怅啊！

你的碧衿八月九日

(四)

昨天晚上，坐在凉台上，做了一个好梦，亲爱的人，让我把这个梦详详细细的告诉你。

心思杂乱的人都多梦罢，你常常对我说，平生没有几个梦，而却因此就自己夸为“至人。”但我的梦真多呵，天天晚上梦儿乱云似的在我脑筋里涌现。醒来时却一个记不清，好象园里青草地上长着的黄白野花，寂寞的在春风里一阵阵的开了，又寂寞的在春风里一阵阵的萎谢了。

不过，昨晚的梦，却非常清楚，醒时那清美的新鲜的味儿，还回旋在我心头，经过好久好久。如果将杂错的野花，比我平常那些乱梦，昨晚凉台上的梦我便要将她比做一朵睡莲——银色月光浸着的池塘里的一朵睡莲——夜里的清风，拍着翅儿，轻轻的飞过她的身边，她便微微动摇着，放出阵阵清幽的香气。在水光月影中，她的影儿又是那般的异样清晰。

梦是这样开始的，晚饭后沐浴过了，换上宽博的睡衣，照例到凉台上招凉，有时和阿华讲讲故事，有时吟吟古人的诗句，但大部分的时间消磨在用我寂寞的心灵和自然对话。

昨晚月光颇佳——虽然还没有十分圆已经是清光如水——我想起你日间寄来的信，便到屋里取出来，在月光下披读，读了一遍，又读一遍，啊！我的心飞到北京去了。

在冷冷幽籁里，我躺在藤椅上神思渐渐懵腾起来了。

恍惚间我和你同在同一条石路上走着，夹路都是青葱的树，仿佛枫丹白露离宫的驰道，然而比较荒凉，因为石路不甚整齐，缝里进出乱草，时常碍着我们的脚。

路尽处，看见一片荒基，立着几根断折了的大理石柱。斑斑点点，绣满了青苔，黝黝然显出苍古的颜色。圆柱外都是一丛丛的白杨，都有十几丈高，我们抬头看去，树梢直蘸到如水的碧天。杨树外还是层层叠叠的树，树干稀处，隐约露出淡蓝的碎光，——树外的天。

没有蝉声，没有鸟声，连潺潺流水的声音，都听不见，这地方幽静极了，然而白杨在寂静的空气里，萧萧寥寥响出无边无际的秋声。

荒垣断瓦里，开着一点点凄艳可怜的野花。

同坐在一片云母石断阶上，四面望去，了无人踪——只有浸在空翠中间的你和我。

——红心满地官人草，碧血千年帝子花！

以后梦境便模糊了，圆柱和荒基都不见了，眼前一排排的大树慢慢倒了下去，慢慢平铺了开来，化作一片绿茫茫的大海。风起处波涛动荡，树梢瑟瑟的秋声，变为沙沙的浪响。

这时候，我们坐着的不是石阶，却躺在波面上了，我们浮拍着，随着海波上下，浑如一对野凫，我们的笑声，掩过了浪花的笑声。

海里还有飞鱼呢，蓦然从浪里飞了起来，燕儿似的掠过水面丈许，又钻入波心，在虹光海气里，只看见闪闪的银鳞

耀眼。

忽然一尾飞鱼，从我身边飞过，擦着我的脸，一惊便醒了，身子依旧躺在藤椅上，才知方才做了一场大梦，——手里的信已掉在地上去了。

呼呼的正在起风呢，月儿已经不见了，梦里的涛声，却又在树梢澎湃，——鬓边象挂着什么似的，伸手摸时，原来是风吹来的一片落叶。

夜凉风紧，不能在凉台上停留了。拾起地上的信，便惘然的走进屋子，收拾台下了。

梦儿真谎啊，我本来不会游泳，怎么在梦里游得那般纯熟，这也不过是因为你信里说要到北戴河练习海水浴，惹起来的罢。真的，灵崖，我也想学游泳呢，什么时候同你到海边练习去。

碧衿八月十日

（五）

秋天来了，也是无花果收获的时期了。但今年无花果不大丰稔。在那大而且厚的密叶中，我翻来复去的寻熟了的果子，只寻到两个。其余都是青的而且都只有梅子般大小，——就是这样的也不多，一株树上至多不过十来个。懊恼！去年冬天我还在树下埋过两只病死的鸡呢，她所报酬我的却只有这一点，——真吝啬呀！

碧衿八月十三日

飘蘋与旋玻及倚琳的信

胡也频

(一)

旋玻我友：

写这一封信，真是我生来第一次感到写信的艰难，愿你相信我这样说。我是已经写过好几张信纸了，都写得不如意，便又扯碎去。我希望从这张信纸起，能让我制住心的创痛的波动，能细细的平静的说出我所感得的，我所该说的，而同时也希望这封信不会使你看了又重新伤你的心，能不增加你的内生活的扰乱，这便算天降福给我，不致在你面前重获一种罪过。

什么人说过：“已有的，永远不能再有了！”这句话借用于我们二人的友谊上，的确是一句警语，这是万分不幸和可惜的。但从你的前信所说，我能不伤心地觉得我们二人的亲密关系，已成为使人叹息的回忆了么？

自然，一切的过错都在我一人身上，我不撒谎，但是应该怎样呢，不消说，我愿意受第一的惩罚，因为我造成了如此可悲的局面，我受第一的惩罚正是应该的。朋友，你惩罚我吧，无论怎样惩罚我都行，除了你，在这世界上便没有第二个人能有这样的权利。

其实你已经恨我，恨至透骨，这就是给我的惩罚了——